

## 大齡女子

### ●誰不是另類的氣候難民

馬爾地夫確認將成為世界上第一批沉沒的島嶼時，我正經歷一場女人三十大關的滅頂颶風。熱帶低氣壓盤旋在台灣上空，打開電視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各家主播比較著路徑差，有無可能轉換成西北颱，或與緊追在後的小三颱風勾勾纏牽引出藤原效應。鄉民流竄在推文串中，分享台酒花雕雞泡麵的創新吃法，我在單身套房煮一壺白滾滾的熱水，水一寸寸漫向真空乾燥的麵體，螢幕傳來的水勢也一寸寸溢上行人的肚臍與髮肩，選用十五年老酒入味的藥膳湯頭甫一入舌，便有醉過方知酒濃的戀愛感，我眼前的六層樓溫泉旅館也不敵這惡水，有如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時鐘一刻刻傾斜，十度又二十度的，終於在上午十一時卅八分轟然一聲，垮進溪水之中泡成一方白色的雞肉塊，漂浮在黃湯油水間。氣象記者在風吹雨打過後，黃色塑膠雨衣在螢光幕前何其單薄。

攝影棚內的名嘴無不憂心表示，我的家鄉，那西部海埔新生地的低窪區將成為新的水鄉澤國。只是淹沒的並非熱帶島嶼七彩炫麗的魚群，也沒有旅人們流連海岸的五星級溫泉飯店，而是人工養殖的烏魚、適宜日式燒炙碳烤的滑膩鰻魚，或者早在大雨來襲之前，受禽流感疫情及媒體緊迫盯人的，不得不盡數撲殺的可疑飼料蛋雞。

往昔的男人對於我童年生活的漁村小鎮，總有著不切實際的自然生態想像。不好解釋空氣中混雜著雞糞和海風是什麼滋味——動物經由肛門或者泄殖腔從消化系統中排出的廢棄物，參雜一絲一毫由海鹽調味而出的奇異香味；或是聽說哪家蚵仔車出海，夭壽的鐵絲鉤牡蠣殼又卡到一具流浪到淡水灘的雞狗豬屍體。欲說還休，回家的路上我向男人解釋起柏油路上屎跡斑斑的來歷——這真的超感人的。入冬的每一年啊，有成群的燕子排排立在電線桿上，在人家的一樓屋簷下飛來飛去，銜泥築巢孵一窩或兩窩的蛋。

鄉下人普遍迷信燕子有靈，築巢之前不忘探勘風水挑選寶地，舉凡此戶夫妻感情失和、家畜不旺生意慘淡或者不知閒置幾年幾月的濱海家屋，連一隻鳥飛過也不肯上前撒一泡屎尿。寄人籬下的高姿態，咬緊泥土和草根混含唾液一口口來回飛梭，管你同不同意任性的占據人家一處角落，築起過冬的，一雄一雌準備孵蛋的自己的巢。聽起來感人嗎？

有天你睡醒，忽然有橘黃色的小口啞啞冒出，雛鳥越吃越長，承載的愛的負荷越重，天氣日暖，讓泥塊的巢穴一口一口地剝落。直到牠們拍拍屁股飛走之後，就剩這屎橫遍野，馬路上狼藉一片的鳥屎雪花。多像男人離開的時候，在枕上床上身上遺留的氣味及短毛髮根，尚且陰魂不散的附著在浴室水杯的刮鬍刀片中，剩下吃了一半來不及密封只得鬆軟無力的洋芋片，還有馬克杯沿這刷洗不清的三合一咖啡水漬。如同老家的每一年春天，在燕子鳥巢與路邊電線桿之下，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身後落了一地的不是花瓣，而是零落滿地的糞屎，才知曉這是燕子前往更溫暖的島嶼之前，曾經落腳過的關於家的前情提要。

## ● 診斷氣候變遷的愛的證明書

你的存在不會結束，只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村上春樹說。工作場域的方寸內，地衣蘚苔企鵝極端橫行的北極生活圈之外，拜現代尖端科技之賜，臉書推特微信即時通自成一處肉眼不見邊界的虛擬國度，其博大如阿姆斯特壯駕駛老鷹號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的寧靜海，其同溫如木柵動物園的亞洲熱帶動物區或兩棲動物爬蟲類，隔在防衛良好的真空玻璃窗內取暖。凡我城之民依自訂的親疏遠近，設下旁人看得見或限制讀取，或無法一窺究竟的結界。

這年頭象形文字已然過時，臉書早提供年貨大街般的下拉式選單，一個打卡的動作，有意宣告或無意識的暗示，某月某日你與誰正同行在宇宙的偉大航道上。誰的男人在下雪的金閣寺前下跪求婚，網紅直播米蘭現場挑選手工婚紗的密技，對岸的家庭主婦評論起洛杉磯量販店與柏林便利超商的同品牌奶粉的匯率價差，部落客曬萌樣小孩搶攻團購商機，這些那些，冷不防地閃瞎你乏人探望的雙眸。

也許拜全球暖化所賜，使人切身感受末日降臨前的惘惘威脅。這一年的大雪冬至小寒，台北盆地卻是暖如春日三兩枝的桃花開，人走在陽光下也像太平洋島國一年四季晾曬的香蕉乾與無花果乾，一時半刻酸酸甜甜的動態訊息在臉書上炸開漫天的紅單，即時更新著關於愛情、生子與經營家庭的甘苦動態。終究，再堅不可摧的冰山或北極圈也有失守稜線，搞得妳溶我融他也溶了的一天。

我不禁懷疑，世紀末的平均氣溫來回在正負二度 C 的潮間，地球毀滅尚未倒數，卻讓大氣層內的男女比照氣象專家預言中的氣候難民，開始在真相與謊言的浪潮間泅泳，各自搜尋生命中下一處足以攀爬上岸、避難逃生的馬爾地夫？特別在聖誕節前夕與之後加劇的聖嬰現象，猛一喚醒了人們潛伏日久的生存意志，如一群挨餓的企鵝或海豹義無反顧的瘋狂，奔向南美祕魯那般異常溫暖的海域。

何必送死呢？我的未婚生活邁向三十大關，正遭逢明槍易躲、冷箭難防的雪崩襲擊，那不願面對的真相，洪水來臨之前的滅頂恐慌，或穹頂之下誰許我一口空氣的純粹，此時即便配戴 N95 等級的呼吸護具，也難能抵禦無孔不入的 google 表單問卷、通訊軟體一聲嬌嗔的 line，以及老派的赭紅燙金帖子——親愛的，來參加我的婚禮嗎？葷或素？攜伴共襄盛舉？

有的紅帖走偶像劇經典台詞風：需要多少轉身與錯過，才能站在你面前；需要多少勇氣與真心，才能為你套上這個指環；眼波流轉之中，交換的是，牽手一生的承諾。……更多時候附婚紗照小卡一張、飯店廳名交通位置停車資訊一張，雙方父母具名鞠躬，恭請 闔第光臨。如今冷不防手指一滑，動態消息標記兩位見證的簽字友人在戶政事務所打卡，某夫與某妻各自秀出配偶欄，戶籍地址以美圖秀秀打上馬賽克，一臉燦笑盡在不言中。

一場婚禮至簡至繁，我也略懂了寄出飛鴿英雄帖，廣邀各路英雄好漢赴宴的真實心情。意味著，臉書上再不能勾選「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間」的曖昧選項，風流是一場睡了又醒的春夢，美好的胴體總是短暫，現實生活的夫妻腹肚只會與日俱增，念此，右手無名指的昂貴圈圈又沉重了點。

## ● 打造諾亞方舟的 N 種方法

瑞士特快車費德勒在三十五歲高齡重返澳網的男子單打籤表，他直言回歸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我走過來了，希望能走得更遠一點。選擇重返一關接連一關的大魔王晉級賽，世間的讚譽之於他如珠穆朗瑪峰的瑞雪，增減一分一毫亦無損其高聖。敵手說，昔日的羅傑又回來了，那個曾在一年內百戰百勝的人，讓我們只能等著他失誤來得分，比如等著他不小心把球打在手指上。擊敗西班牙蠻牛納豆哥的賽後，費爸在螢光幕前激動落淚親吻著獎盃。他說：走自己的路，我依舊享受這裡的一切。

此言驚天地泣鬼神，揆諸普天下大齡女子的處境無不適用。靠不上岸的漫漫長途，另一條路留著改天且行且走，過了適婚年紀的女子的盡頭已彎入了森林深處，哪來的人煙。

颱風來襲那日，我將來電答鈴換成當紅樂團以世界末日為概念推出的主打歌。主唱表示，起初誰也不相信世界有末日的一天，直到不安的群眾發動恐怖攻擊，人們每隔一段時日重溫天旋地轉的大地震，甚至觸發另一場波折不盡的海嘯，讓海的那方，那國核子反應爐的冷卻系統忽然失了靈。紐約時報指出核災過後，絕大多數的輻射落塵被西風吹到海上，沒有一個人因輻射而死或生病，死去的一千六百人反倒因撤離原來住處所產生的生活壓力而亡。

「原來，末日與自己只有一線之隔」，主唱男人如是說。那一首描繪洪荒的流行歌曲中，開場的「草莓甜甜圈」象徵美好的一切，「落下雨點」便是人類災難降臨的前奏，意味著再美好的事物也逃不過命運。我問了自己，來到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鸚鵡和孔雀，花豹和人類只能望向同一個海平面，如果只能打一通電話會撥給誰？

是套上右手無名指婚戒的那刻起，人們握著電動牙刷，感受音波來回震動的頻率如嬰孩的心跳，在齒縫之間一起一伏，八心八箭的光芒在鏡子前，像丹麥港邊小美人魚望著遠方粼粼的波光。還是擁有伴侶的日夜，更能感受氣候變遷的強大威力。它使原先冰封在瑪瑙中不腐不壞的億萬年物種，或曾被打入冰箱冷宮的高麗菜豬肉水餃在室溫下解凍，煮好一鍋滾水，感受溫泉水滑洗凝脂的恩寵，使人舒展四肢筋骨而重獲新生。

而諾亞方舟的形狀該像一只箱子，我可以在箱子上塗滿玫瑰精油，讓它漂浮在尼羅河上；也可以將一生的糧食存放入方舟的儲藏室內，帶上各類飛禽走獸及不潔的動物雌雄各一對，且參酌親朋好友口耳相傳的，關於顏色、淨度、車工、品牌或者鑽面大小的專業見解，讓我們的諾亞方舟猶如一枚高壓碳結構，純潔璀璨、光亮而堅不可摧。當浩瀚深淵的泉源都裂開，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因著方舟，我們能擱淺在最高的亞拉臘山上。

如此一來，洪水開始消退的時候，我可以效法神話中的諾亞，放出一隻終於抵達棲息陸地的烏鴉，讓牠們排排佔滿沿海地帶的電線桿，搜尋下一處築巢的福田吉地。那麼，一場上帝因故而設計的大洪水鬧劇，不再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當人們說了愛之後，晝是光，夜跟著也就暗了。